

天工绽华彩 淬火炼珍蓝

——“河北珐琅展”撷珍

珐琅,以金属为骨、色彩为魂,在火与釉的淬炼中绽放华彩。这种传统工艺,将矿物质釉料与金属胎体完美融合,形成独树一帜的艺术语言。4月24日,“华彩珍蓝——河北珐琅艺术展”在河北博物院开展。展览立足燕赵地域文化特色,精选全省190余件(套)明清至民国时期的珐琅文物珍品与当代艺术精品,古今珐琅艺术在此得到全方位、深层次的呈现。

踏入展览厅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别具匠心的空间布局与设计。整个展厅以珐琅器标志性的蓝色作为空间主色调,营造出一种神秘而典雅的氛围,仿佛将观众带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珐琅世界。在空间结构上,参考珐琅器的外轮廓设计了许多造型独特的门。这些门不但起到分隔展厅空间的实用功能,更成为一道独特的艺术景观。门上选取珐琅文物的纹样,通过四方连续的设计,让观众在行走间能够近距离欣赏珐琅纹样之美,沉浸式地感受珐琅艺术的独特韵味。

跨越时空的文化叙事

展览第一部分“中西技艺 融合升华”,分为“金丝嵌彩”“火铸丹青”两个单元,着重讲述掐丝珐琅与画珐琅两大工艺从海外传入中国后的发展历程。据考古发现,公元前13世纪的古埃及就出现了珐琅。到公元6世纪,珐琅在欧洲大陆得到了发展。13世纪下半叶,元蒙军队西征,掳获阿拉伯地区制作掐丝珐琅技艺的高手,掐丝珐琅和画珐琅技术随之传入中国。明景泰年间,掐丝珐琅工艺受到皇家重视,声名鹊起,后世称这种掐丝珐琅工艺品为“景泰蓝”。15世纪后,珐琅工艺取得极大发展,造型、品种、釉色增多,工艺技巧进步,图案程式化,珐琅颜色丰富。清康熙年间画珐琅工艺传入中国,至雍正时期完成珐琅料与技术人员的本土化。乾隆时期,珐琅生产全面兴盛,达到巅峰,形成多个工艺中心。

通过展览介绍可知,匠人需先以铜、银等金属锤揲或铸造出胎体,再用细金丝或银丝在表面勾勒出纹样,如同在金属上绘制立体的线稿。随后,将研磨成粉末的珐琅釉料填入纹样间隙,经过800℃左右的高温焙烧,釉料中的金属氧化物在火中熔融,与金属胎体紧密咬合,形成如宝石般通透的色层。这一过程需反复数次,直至釉面与金丝齐平,最终打磨抛光,让金属的冷峻与釉色的温润相得益彰。如果说,材质与工艺的精妙对话是珐琅艺术的根基,色彩魔法就是珐琅艺术最直观的吸引力。不同金属氧化物在高温下会呈现出千变万化的色泽——氧化钴赋予天空般的湛蓝,氧化镉带来明丽的橙红,氧化铜则生成翡翠般的翠绿。匠人如同调色盘前的诗人,将纯色、渐变色、晕染色巧妙搭配,在方寸之间构筑微观的色彩宇宙。掐丝珐琅的规整线条与色彩块面碰撞出秩序之美,而画珐琅则以细腻笔触在釉面上临摹山水、花鸟,甚至西洋油画,让色彩如液体般在金属上流淌。

与掐丝珐琅的工艺不同的是,画珐琅则是先在铜胎上涂施珐琅釉,经烧制后,再用珐琅彩料在其表面绘制各种图案纹饰,最后入窑烘烤而成。展览中,河北博物院收藏的清代铜胎画珐琅山水纹盘,细腻的笔触与丰富的色彩皆令人称奇。六件一组的画珐琅盘,每一件都是一幅山水田园图,远处山峦起伏,云雾缭绕;近处树木葱茏,溪水潺潺。画面色彩过渡自然,层次分明,充分展现了画珐琅工艺在绘画表现上的细腻与精妙,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与珐琅工艺完美融合。

“金丝嵌彩”与“火铸丹青”两个单元堪称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叙事,从工艺技法到艺术风格,从宫廷御用到日常生活,一件件珐琅艺术品以多元姿态讲述着不同时代的美学精神,让我们看到了古代中国工匠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吸收,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。



■铜鎏金四象水法自鸣钟。



■铜鎏金珐琅太平有象。

见证古代社会生活风貌

展览第二部分“器具琳琅 鎏光焕彩”,分为“仪典万象”“陈设雅趣”“日用百器”三个单元,全方位展示了珐琅器在不同生活场景中的广泛应用。

“仪典万象”单元主要展示了用于礼教仪式的珐琅器具,这些器具往往造型宏大,工艺精湛,彰显着皇家的威严与庄重。其中,一套铜鎏金珐琅太平有象摆件尤为引人注目。大象造型逼真,体态丰满,象身以珐琅装饰,绘制着精美的吉祥图案,背上驮着一座鎏金的宝瓶,寓意着“太平有象”“保平(宝瓶)”,表达了人们对天下太平、国泰民安的美好祈愿。这件作品不仅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,更是古代礼教文化的重要载体,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、文化和宗教信仰。

“陈设雅趣”单元则聚焦用于室内陈设的珐琅器具,它们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美的纹饰,为生活增添了一份雅致与情趣。展览中,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收藏的铜鎏金四象水法自鸣钟格外



■铜胎掐丝珐琅狮钮盖三环尊。

引人注目。这件产自英国的自鸣钟由底座、四象、钟体、水法装置和顶部装饰五部分组成。长方形底座四角各有一只铜鎏金大象,象身稳健,驮着钟体。钟体正面有一圆形表盘,玻璃罩内有一机械装置,用于驱动钟表的指针和水法装置。水法装置位于钟体顶部,当钟表运行时,水法装置会模拟水流的效果产生潺潺的水声,同时还会有一些小瀑布和喷泉的装饰,增加了钟表的观赏性。西洋自鸣钟传入中国,始于明朝中期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的“钟表外交”。清朝中期以后“自鸣钟”从宫廷走向民间,从皇帝、士大夫的奢侈品变为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必需品。

“日用百器”单元展示的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珐琅器具,从饮食器具到文房用品应有尽有,体现了珐琅工艺与日常生活的紧密结合。河北博物院收藏的民国铜胎掐丝珐琅花鸟纹瓶,整器采用掐丝珐琅工艺制作,以蓝色珐琅釉为地,饰掐丝珐琅白釉牡丹,颈肩饰如意云头纹,通身饰云纹,牡丹花朵饱满,花筋叶脉转折流畅。此瓶形制沉稳拙朴,上嵌纹样清晰,色泽明丽。

漫步展厅,不同功用不同造型的珐琅艺术品,让人感觉眼睛似乎不够用了。它们不仅是一件件艺术珍品,更见证了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,是古人生活美学的一部分,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提供了生动的实物资料。

聚焦当代艺术的传承与创新

展览第三部分“承袭离合 世代珍蓝”,以“承古传今”“守艺焕新”两个单元,聚焦河北珐琅艺术在当代的传承与创新。

“承古传今”单元,展示了一些当代工匠对传统珐琅工艺的传承之作。这些作品在保留传统工艺精髓的基础上,融入了现代的设计理念和审美观念,使古老的珐琅艺术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。一位当代工匠制作的掐丝珐琅花瓶,造型简洁大方,线条流畅,在传统的缠枝莲纹基础上,加入了一些抽象的几何图案,使其更具现代感。同时,在色彩运用上也更加大胆创新,采用了一些明亮鲜艳的色彩组合,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。这件作品既传承了传统掐丝珐琅工艺的精湛技艺,又展现了当代工匠对传统艺术的独特理解和创新诠释。

“守艺焕新”单元则集中展示了当代艺术家在珐琅艺术创新方面的探索与实践。他们突破了传统珐琅工艺的限制,将珐琅与其他材质、艺术形式相结合,创造出系列新颖独特的作品。一件将珐琅与琉璃相结合的艺术作品,以琉璃的透明质感和珐琅的绚丽色彩相互映衬,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艺术效果。作品中,琉璃的灵动与珐琅的厚重相得益彰,展现了艺术家对材料特性的精准把握和对艺术创新的不懈追求。还有一些作品将珐琅工艺与现代雕塑、装置艺术相结合,赋予了珐琅艺术全新的表现形式和内涵,让古老的珐琅艺术在当代艺术的舞台上绽放出独特的光彩。

“华彩珍蓝——河北珐琅艺术展”中,一件件精美的珐琅艺术品,让我们看到珐琅工艺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演变,感受到古代工匠的智慧与创造力,也领略到当代艺术家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创新。它绝不仅仅是一次珐琅艺术的集中展示,更是一次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与传承。